

南音音

作品

他与星辰  
皆璀璨

上册

屋外，阳光耀眼，足有188cm的男人由五个人跟着，披着金黄色一步步走近夏星辰，从此，走进她的世界……



# 他与星辰 皆璀璨

南音音〇作品

[上]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他与星辰皆璀璨 / 南音音著. — 青岛：青岛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552-4531-5

I. ①他… II. ①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11918号

书 名 他与星辰皆璀璨

著 者 南音音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郭林祥

责任校对 杜英娟

特约编辑 李文峰 孙小淋

装帧设计 千 千

照 排 梁 霞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34.5

字 数 45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4531-5

定 价 59.8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建议陈列类别：畅销·青春小说

# 目 录 [上]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梦中相遇	1
【第二章】 未婚夫妻	36
【第三章】 贴身照顾	58
【第四章】 四人相遇	78
【第五章】 离家出走	100
【第六章】 温暖的心	127
【第七章】 替她出头	154
【第八章】 互相伤害	179
【第九章】 患得患失	206
【第十章】 她被绑架	234
【第十一章】 故人相逢	260

# 目 录 [下]

C O N T E N T S

【第十二章】 感情错位	285
【第十三章】 来龙去脉	308
【第十四章】 丑闻漫天	331
【第十五章】 私下约会	358
【第十六章】 抽身暂离	380
【第十七章】 执手他人	400
【第十八章】 身世之谜	418
【第十九章】 重磅炸弹	438
【第二十章】 原是血亲	468
【第二十一章】 不甘放手	487
【第二十二章】 求婚（终章）	509
【番 外】 那十年	532

## 【第一章】

# 梦中相遇

夜，深沉。

巧夺天工的洋房内，每一件摆设都价值连城。

夏星辰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这是一张复古大床，每一处花纹都由巧匠亲手雕琢。

门，忽然被推开，紧接着进来几个人，恭恭敬敬地在门口站得笔直，迎接最后踩着地毯进来的男人。

整个房间都很黑，夏星辰很努力地想要睁开眼看看来人，但是只能浑浑噩噩见到一个高大挺拔的身影。月光下，依稀能感觉到男人让人禁不住想要俯首称臣的强大气场。

“就是她吗？”男人嗓音低沉。

“是的，阁下。她就是血库中唯一能替您生孩子的人选。”

“已经和她谈过，确认是自愿的吗？”

“这个您放心，钱已经汇到她母亲李女士的户头上，绝对不会错。”

“嗯。”男人挥挥手，刚刚进来的所有人立刻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就像从未出现过一样。

一整夜，在一场欢爱中过去。

啊！

惊喘一声，睡梦中的夏星辰猛地睁开眼。窗外已经是一片艳阳天，她纤细的背脊上，仍旧热汗淋漓。

她刚刚竟然做了个梦，春梦。

梦里，有个男人。她和那个人热切而疯狂地缱绻缠绵。在梦里她曾试图仔细看清楚对方的脸，可终究只是一片朦胧，对方的五官都模糊难辨。

那人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会突然入了她的梦？

重重地喘口气，她抱着被子，缓缓坐起身来。可是，身体像被重车碾过一样，哪儿都酸疼。

夏星辰皱眉。如果昨晚真的只是一场梦，那么，这梦未免也太真实了，不但她身体酸疼，床上也一片凌乱。

夏星辰对自己太无语了！她什么时候花痴到了这个地步？明明有男朋友，居然还会梦到一个陌生男人，还和自己做那种事。更可笑的是，她隐隐记得，那个男人说让自己给他生个孩子？

好笑！她现在才十八岁，凭什么要给他生孩子？他以为他是谁？

夏星辰没想到，这个奇怪又绮丽的梦，居然缠了她整整一个星期。她甚至怀疑这一切根本就不是梦，因为太真实了。真实到，她能记得那个男人身上极具侵略性的男性荷尔蒙，甚至，她还记得他那双眼——墨色深瞳，高贵、沉静、神秘莫测。

他高高在上，高贵脱俗，仿佛不是她这个世界的人。现实中，应该不会有这样的男人吧，至少，她从未见过。所以，夏星辰越发觉得，这是个梦，只是个梦而已！

两个月后，夏星辰正在房间里念书，胃里突然一阵翻江倒海。

“唔——”忍无可忍，她捂住唇，推开房门，便往洗手间冲去。她拉开马桶，蹲下去，开始干呕。

动静太大，另一个房间的夏星空闻声推门出来，见到她这副样子，忙问：“姐，你是不是吃错什么东西了？”

夏星辰实在没力气回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的话，冲了马桶，无力地起身，刚想出去，结果胃里又是一阵难受。自己这是怎么了？难道真的是吃坏东西了吗？

第二天，夏星辰去医院检查，男朋友许岩陪着她。

他们起先挂的是肠胃科，结果，医生却让她转去妇科。

“医生，你说什么？你是不是搞错了？”检查结果让夏星辰和许岩都大惊

失色。

“搞错什么？你们小年轻现在都不注意，年纪轻轻的就怀了孩子。做的时候不怕，现在倒是怕了。”

“我……我和我女朋友根本就没到那一步！”许岩一张脸憋得通红，解释着。

医生推了推鼻梁上架着的眼镜，看看许岩，又看看一旁错愕地愣在那儿的夏星辰，别有深意地道：“那就得问问你女朋友是怎么回事了。你们没到那一步，她可能和别人到那一步了呢！”

许岩一怔，医生的话像是一记重锤砸下来，砸得他有些晕头转向。

他难以置信地转而看向夏星辰。夏星辰摇头，唇瓣有些发抖：“我……我没有和任何男人发生过关系……”

这话，明明是肯定句，可是，心里的不确定，夏星辰自己比任何人都清楚。如果她真的有了孩子，唯一的解释，便是那个晚上她并不是在做梦！

“行了行了，你又不是圣母，没有播种还能发芽不成？”医生把她的单子拿过去，写了几笔，“你自己好好想想，你是不是很久没来月经了，是不是最近嗜睡，是不是总是昏昏沉沉、觉得头晕？”

“……”夏星辰被医生一连串的问题问得哑口无言。

她居然怀孕了！是真实的，不是做梦！天打五雷轰，也不过是这种感觉。

从医院回来，夏星辰和许岩的脸色都是苍白的。

夏家的大厅内，夏星辰跪在冰冷的地上，夏父夏国鹏冷着脸，坐在主位上。

“你既然说孩子不是许岩的，那你说，这孩子到底是谁的？”他厉声质问。

“我不知道。”夏星辰的声音都是飘在空中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她也很想有人能告诉自己。

“不知道？你还敢撒谎！”夏国鹏怒不可遏，啪的一声，手掌拍在椅子扶手上，“我再问一遍——这孩子到底是谁的？”

“爸，您不用再问了，不管怎么问我都是不知道。”夏星辰有气无力地回答。

“国鹏，我现在算是看出来了，你这大女儿啊，平时看起来单纯干净的，背地里却不知道在外面和些什么人乱搞！”夏国鹏二婚的妻子李玲一，也就是夏星辰的继母，在一旁煽风点火，“要是不好好治治她，说不定她回头还会把我们星空给带坏了。”

“妈，我才不会和她一样跑去和男孩子乱来，更别提怀孕了。我不会给夏家丢这样的脸！”夏星空说出来的话根本就是火上浇油，“才十八岁就怀孕了，这话说

出去，爸脸上都无光吧？”

夏国鹏当下气得脸都僵了，起身，一耳光扇在了夏星辰脸上：“星空的话没说错，夏家的脸真是被你丢尽了！”

夏国鹏这个耳光扇得不轻，夏星辰只觉得耳边嗡嗡乱响，小脸红了一片。但是，她咬着牙、绷直着背脊，跪在那儿，拒绝认错。

她根本没有错，这巴掌她挨得冤了。只要还有机会再遇见那个男人，这巴掌她一定要讨回来！

“给我把这个孩子拿掉！立刻！”夏国鹏最后下了死命令。

夏星空离开前，叹气：“姐，许岩哥对你那么好，你真是太不应该了……”

夏星辰心里像针扎一样痛，她也知道，如今，她已经配不上许岩了。

夏星辰向学校里请了假，去医院拿掉孩子。夏国鹏怕有什么意外，让李玲一跟着一起去。

“夏星辰！”护士叫到夏星辰的名字，她站起身，觉得一切都像是场梦，噩梦！一会儿，她只要闭上眼，再醒过来，噩梦便会消失了。

“脱了裤子躺上去吧，准备麻醉。”医生的声音冷冰冰的。夏星辰爬上手术台，她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以为自己可以冷静地面对这一切，可是，她还是觉得冷，冷得发抖。

她恨，恨那个让自己怀孕的人。可笑的是，她竟然连那个男人是谁都不得而知！这种可笑的事，怎么就让她遇上了？

正胡思乱想的时候，手术室的门猛然被人推开，一行穿着白大褂的人匆匆而入，脸色凝重，如临大敌。

“院长！”医生、护士集体起身，向为首的人打招呼。

夏星辰躺在手术台上，没精神理会这些人的动静。

“夏星辰！哪个是夏星辰？有没有动手术？”院长连问几声，听得出语气里的惊恐和慌乱。

夏星辰皱眉，微微抬起身。护士指着她：“院长，您找的是这个夏星辰吗？”

院长抽出张照片，和夏星辰的脸仔细比对后点头：“是，就是她！动过手术了吗？”

“正准备做呢！”

“不准动！任何人都不准给她做手术！”院长一声令下，众人都摸不着头脑。院长的助理凑到医生耳边道：“刚刚接了个电话，有人吩咐了，凡是夏小姐的堕胎手术，任何医院、任何人都不能接，否则，后果自负！”

医生好奇：“谁的电话？”

对方附在她耳边，声音压得更低，说出一个名字来。医生一震，惊得好久都合不上嘴。面对夏星辰时也再不是刚刚那冷冰冰的样子，而是恭恭敬敬，带着敬畏。

“夏小姐，麻烦您跟我们出来！”院长亲自请夏星辰。有人将她从手术台上搀扶了下来，动作小心翼翼的：“您小心些，千万别伤到孩子。”

夏星辰皱着眉，不能理解：“为什么不能给我拿掉孩子？”

“夏小姐，这您就别问了。您这孩子是肯定不能拿掉的，别说是我们医院不会给您做，就是整个S国，也没有哪个医院、哪个医生敢接收您。如果您不嫌弃的话，不如在我们医院好好养胎。您请到我办公室来，我亲自给您做个检查，给您开点营养品。”

“给你们打电话的是孩子的父亲？”夏星辰盯着院长，经过了这么长时间，此刻她的心情已经出奇冷静，眼神也是冷的，“院长，他到底是什么人，有什么权力不准我拿掉孩子？”

刚刚她隐隐听到院长的助理在医生耳边说了个名字，姓白。可是，后面的字，她就听不清楚了。

院长为难地摇头：“夏小姐，希望您别为难我。他是不是您孩子的父亲我不知道，总之，您若不死心，可以去别的医院试试。”

夏星辰自然是不会死心的，这孩子她不能留。她当下便转去了别的医院。可是，每一家医院都是在拿了照片和她比对后，由一行人把她恭恭敬敬地请进院长室。手术没有做成，反倒带回一大堆营养品。

一路陪着夏星辰的李玲一起初还觉得第一个院长是在糊弄她们，可结果走了6家医院下来，那待遇、那排场还真是让她瞠目结舌。能控制这么多家医院，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人可以办到的！这孩子的父亲到底是什么人？那天，她接洽的只是那个男人手底下的人，对方神神秘秘的，以至于她虽然收了钱，把夏星辰迷倒后交给了他们，却始终没弄清楚对方是什么身份，也不知道他们要夏星辰的目的为何。现在看来，恐怕是要肚子里这个孩子才是真的。

李玲一也不由得有些好奇起对方的身份来。而且，就在当天，夏国鹏和夏星空就同时传来了好消息——夏国鹏原本一直在和人竞争公司副总的位置，本是没抱太大希望，情况忽然逆转，领导直接提拔了他；夏星空也被自己憧憬了许多年的舞蹈团直接破格录取。而这所有的事情达成的前提条件是：夏星辰的孩子，必须留下！

晚上。

从医院回来，夏星辰整个人浸泡在浴缸里，思绪非常乱。那个姓白的男人到底是什么人，竟然权力通天，连整个S国的医院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甚至掌控了包括父亲、夏星空以及她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的前途。怀上孩子，非她所愿，就连拿掉孩

子，也随不得她吗？

他既然这么想要这个孩子，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只要她留下这个孩子，迟早有一天，他会再出现？

这么一想，夏星辰从水里钻出来，重重地呼出口气，心里已经有了另外的打算。既然如此，那就生下来好了！她倒要看看，这个幕后的神秘男人到底是人是鬼！那一巴掌，她怎么也得讨回来！

夏星辰原本以为，自己生下孩子的那天，那个男人一定会出现，可是，她失望了。

五年过去，她顺利地从大学毕业，找了份很好的工作，搬离了夏家。大白已经四岁了，那个男人从没有出现过，一次也没有。

渐渐地，夏星辰也就把那个男人忘记了。如今，她和儿子相依为命，生活简单平淡，她只祈祷不会有人忽然出现来打碎这份幸福。她很庆幸，那时候自己把孩子生了下来。虽然这么多年遭受了不少白眼，父亲和奶奶也因此将注意力全转到了夏星空身上，但夏星辰从未后悔过。

下了班，拿了钥匙打开门进屋，小家伙正靠在沙发上看电视。他很少看儿童频道，嫌太幼稚，爱看的都是些财经新闻和纪录片之类的节目。

“大白，你才四岁，这节目你看得懂吗？”夏星辰把钥匙放在茶几上，同他说话。

“勉强吧！”夏大白回得有些敷衍，一双眼还盯着电视，看得津津有味。

夏星辰觉得自己生了夏大白真是捡到了个大宝贝，他乖巧、懂事、听话，知道自己和别的小朋友不一样，没有爸爸也从来不会哭闹。而且，这小家伙智商还非常高，尤其在计算机方面颇有天赋。

“那你看吧，妈妈去换身衣服，一会儿带你出去吃饭。”她捧着那可爱的小脸亲了一口，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

夏星辰洗了个澡，换下职业套装，挑了条鹅黄色的连身裙穿上。她虽然已经是四岁孩子的妈妈，也不过才二十三岁而已，正值花季。鹅黄色很鲜亮，也很适合她，将她的肤色衬得白皙似雪。

她打理好自己，走出房间。客厅里却没有了孩子的踪影。

“大白？”她唤了一声，没有听到孩子的回应声。

“夏大白，快出来了，时间要来不及啦！”夏星辰边催着，边推开儿童房的门。可是，房间里竟然也没有人。不知为何，她心里忽然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瞬间攫住了她，她快步往洗手间里跑去。

空的！依然是空的！

“大白！夏大白！”夏星辰逼着自己尽量冷静下来，不放过房间里每一个他可能躲藏的角落，“大白，你赶紧出来，现在可不是玩躲猫猫的时候！你再不出来，我可要生气了！”

她佯装生气，扬高了声音，声线有些变了调。往常这个时候，他一定早就出来了，可是，今天没有。

夏星辰知道他已经不在屋子里了，急急忙忙地冲出去，在楼道里找了一圈也不见孩子的踪影。她慌忙拿出手机，准备报警。

“星辰，我刚才看见你们家大白了！”手机还没拨通，隔壁邻居匆匆地跑了上来。夏星辰就像见到了救星似的，一把握住她的手：“你真的见到他了？他在哪儿？”

“才下楼，你赶紧去看看，被几个黑衣人抱下去的。”

夏星辰心一沉，连道谢都来不及说，就匆匆地跑下楼去。

难不成是遇上绑架了？她虽不说是一贫如洗，但一个单亲妈妈哪里有什么贵重东西？最贵重的就是大白了。

夏星辰三步并作两步往下冲去。跑到小区门口的时候，只见十多辆车排成一排停在门口，清一色的豪车，气势十足。

周围的居民哪见过这种阵仗，频频张望，跃跃欲试想要靠近，却被一排黑衣人拦着，五十米开外就不由人靠近了。

“星辰，你们家大白就在那辆车上，刚被他们抱上去的！”有人指着第三辆黑色的宾利。

夏星辰见状就要冲过去，一堵人墙将她拦住，两个黑衣人伸出双手拦在她面前，面无表情地开口：“小姐，请退后，那不是你可以靠近的地方。”

“我儿子是不是被你们绑架了？你们为什么要绑走我儿子？我警告你们，现在立刻放人，否则我马上报警！”夏星辰说着就掏出手机来。

两个黑衣人却是一副丝毫不为所动的样子：“先生带走自己的儿子，并不触犯任何法律。”

“自己的儿子？”夏星辰蒙了一瞬。难道，这是大白的父亲派来的人？

夏星辰侧目向第三辆宾利的方向看过去。车窗没有完全降下，她离得远远的，只能看到后座上坐着一个男人，侧颜沉静，身形挺拔。

似乎是听到这边的动静，那个男人将头微微别过来一些，讳莫如深的眼神敏锐而冷厉，充满威慑力。夏星辰一瞬间就被定在了当场，有些喘不过气来。等到一行车缓缓开走，那个男人彻底从自己眼前消失，黑衣人也上了后面的车离开，她才猛然回过神来。

他……就是大白的父亲？

“大白！”

“夏大白！”

她慌了，急忙追了上去。明明知道已经追不上了，她还是抛了高跟鞋，疯了一样往前跑。不！他不能这样残忍地带走她的孩子！直到现在，她甚至都不知道那个男人到底是谁！

“星辰，别追了，人都不见了！还是赶紧找警方，调监控视频吧！”

“是啊，这么大排场的劫匪，还真是没见过，你没得罪什么势力吧？”

邻居们七嘴八舌地说着，夏星辰的思绪已经全乱了。她曾经希望孩子的父亲出现，至少让她有机会打回曾经的那一耳光。可是现在，他出现了，却不费吹灰之力就抢走了她的大白。如此高调、如此光明正大、如此理直气壮！

王八蛋！这该死的家伙，到底是人是神还是鬼？

夏星辰恨恨地唾了一口，抓狂地把高跟鞋朝车队消失的方向狠狠扔过去，气却没消。等真正见了他，她定要他好看！

别墅内，气氛僵凝。

奢华的真皮沙发上，一个男人、一个男孩，面对面坐着，大眼瞪小眼，各有审视。

“看够了吗？看够了，就请你们把我送回去。”最先开口的是夏大白，他非常冷静地端坐在那儿，全然没有被“绑架”的恐慌，“今晚我要是不回家，夏大宝会很伤心。夏大宝伤心了，后果就会很严重！”他很可能会被罚跪搓衣板，那会让他相当没有面子！

白夜擎俊朗的眉峰威严地敛着，没作声，只是微微侧目，扫了眼身后的首席秘书冷啡。

冷啡上前一步，恭敬地说道：“小少爷，从今天起，这里就是您的家了。”

夏大白环顾四周，煞有介事地点着小脑袋：“好啊，我们家夏大宝正愁找不到钱给我买房子，买不到房子，以后我就娶不到老婆。有了这个大房子，以后我娶十个老婆都住得下了。”

十个老婆？冷啡好想笑。

一直没吭声的白夜擎哼了一声：“人小，志向倒是挺大。”

“那必须，十个老婆都用来伺候我家夏大宝。”

“……”你确定讨的不是用人吗？冷啡没打岔，继续道，“少爷，从今天起，您要改姓，姓白。”

“白大白？好难听，我才不要改姓！”夏大白纠结的小脸上一脸的嫌弃，“再说

了，我为什么要改姓白？”

“总爵先生是您的父亲，总爵先生姓白，您自然也跟着姓白。”

“父亲？”大白咀嚼着这个陌生的词汇，歪着脑袋瞅着对面：长得非常好看，和自己有些相像，却非常不好接近的男人，“你确定要当我父亲？”

什么当？

“我就是。”男人的话少之又少，每个字都掷地有声、不容置喙。

“那就奇了怪了，夏大宝说我爸爸已经死了，你是鬼吗？”

“……”男人眯起眼，手指在沙发扶手上敲了一下，整个大厅的气氛一下子又冷了几度。

这个女人，就是这么教他儿子的？

冷啡背上直冒冷汗：“小少爷，这种话是绝不能乱说的，下次千万别这么说了！”

这不是公然咒S国的领导人总爵先生吗？这是要担大罪的！

“人家才没有乱说！夏大宝说的就是对的，她从来不会骗我！我现在要回去了，你们带我来的，就得负责送我走。”他说完，小胳膊往沙发上一撑，小腿荡了两下，从沙发上滑下来，大爷似的背着两只手，大模大样地往外走。

看着那个背影，冷啡忍俊不禁。果然是总爵大人的儿子，这基因，简直绝了！太像了！

白夜擎也在看着那背影，目光越发深邃，有微不可察的光芒闪过。他的儿子四岁了，而那个女人，显然功不可没。

“管家，领他上楼！”他一声令下，正往外走的小家伙突然被人一把扛到了肩上，不管那两条小短腿如何踢蹬，就是挣脱不开。

“坏蛋！你们这群坏蛋！放我下来！我讨厌你们！”良久，房间里还能听到孩子怨念而抓狂的嚷嚷声。

白夜擎坐在沙发上，看了眼楼上，若有所思。

“阁下，接下来怎么办？”冷啡上前一步，问道。

白夜擎吩咐：“替他安排课程，从最基本的礼仪开始。”

“是。”

“那么，小少爷的母亲夏星辰小姐……”

“我会再安排，给她最好的补偿。”

夏星辰觉得自己快疯了。那天众目睽睽之下，那么长的车队招摇地经过，明明瞒不住任何人，可是，她去警局的时候，警察却说没有任何记录。

她像只无头苍蝇一样，茫茫人海，她竟不知道去哪里找人。她现在尚是外交署的

实习生，只好暂时请假。虽然请假对她来说非常不利，可是，眼下她也别无他法。但是，不管她发动多少人寻找，那个男人和孩子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不留一点痕迹。

这天，夏星辰再次从警署失落地走出来，五辆黑色轿车缓缓驶过来，在她面前停下。为首的一辆车的车门被人推开，一道颀长的身影从车上下来。夏星辰见过上次那种阵仗，这次有了心理准备，也有了警惕心。

“夏小姐！”冷啡走上前，很绅士地微微鞠躬，“先生请您跟我们走一趟。”

夏星辰皱眉：“你们先生是什么人？”

“到了您自然会知道。”

“连身份都不交代清楚，就那么确定我会这么跟你走？”

冷啡微微一笑：“夏小姐若是还想见白少爷，那便跟我们上车吧。不然，您永远都没办法找到白少爷，不是吗？”

夏星辰听出来了，这家伙的意思是如果他们有心不让她见大白，这辈子她都别想找到他。

“好啊，我跟你们走。我倒是真想看看，你们先生到底是什么人，能如此猖獗，一手遮天。”

冷啡别有深意地一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请！”

他比了个手势，有人下来，毕恭毕敬地拉开了车门，等候在那儿。

一路上，夏星辰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下车后，她被冷啡带到一片庄园，庄园里矗立着一栋奢华的洋房。

“小少爷这会儿在上课，要晚些时间才会回来，您要是无聊可以在房子里转转。不过，从今天起，您就要陪小少爷在这儿住下，以后您就要把这儿当家了。”

“什么？”夏星辰很意外。冷啡这话根本就不是商量，而是通知她，她根本就没有拒绝的余地。

“您的房间在楼上，用人会带您去熟悉环境。”冷啡垂首看了眼时间，“请您先沐浴更衣，大约两个小时后，先生会过来亲自会见您，感谢您这几年为他做出的牺牲。您现在可以考虑，想要先生如何补偿或者感谢您，只要可以办到的，先生都不会拒绝。”

夏星辰像是听到天大的笑话一样，仰头哈的一声干笑，忍不住嘲讽：“真是好大的口气！见他之前还需要先沐浴更衣，他是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总爵先生不成？”

冷啡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招手唤来管家：“管家，夏小姐就交给你了。”

原本，夏星辰是根本没想过要沐浴更衣的，结果一切根本就由不得她。她直接被几个女佣给架进了奢华的浴室，又被摁进了超级豪华的按摩浴缸里。

夏星辰还想挣扎，可浴缸实在太舒服，让她一下水就上了瘾，连手指头都不想动

一下了。

这房子可真大。一间浴室的大小，都足以抵上她和大白住的整个家了。夏大白给这个男人做儿子，其实也不算太糟糕吧？至少，吃喝不愁，不用跟着她吃苦。

夏星辰趴在浴缸边沿，自我安慰地想着，心里涩涩的。好怕夏大白有了这么有钱的老爹就直接把穷得叮当响的老妈给忘了。

待她洗完澡出来，用人已经捧着衣服站在外面等着了。夏星辰一看，那些优雅的洋装每件都是香奈儿，价格不菲。他出手倒是很大方。夏星辰微嘲，也没有客气，直接拿来套上了。

穿上衣服，夏星辰下了楼，她倒是真的迫不及待地想要会会他了！她把沙发上的杂志翻到第10本的时候，听到外面响起车鸣声。紧接着，所有的用人纷纷从里面小跑出去，虽然脚步匆匆，但一个个都是训练有素。

这是要干什么？

夏星辰狐疑地抬头，老管家正好从酒库里出来，边走边整理着脖子上的领结。见到她，忙道：“夏小姐，请赶紧跟我们出来吧，先生已经到了！”

夏星辰一听，放下手里的杂志，起了身。原本，她很好奇地想要见到这个男人，可是，待真正要见到他的时候，心脏却扑通扑通开始乱跳起来，垂在身侧的手微微掐紧了一些，有些紧张。时至今日，她还依稀记得梦里那些缠绵的画面。他曾经那么热切地吻过自己，如今，真正要看清楚那个人了。

她跟着老管家走出去，远远地只见几台车并排停在了庄园外的小道上。第二辆车的车门被人拉开，那个男人——曾经只在她梦里出现过的男人，就这么远远地进入了她视线。

屋外，阳光耀眼。足有一米八八的男人由五个人跟着，披着金芒一步步走近夏星辰。光线太亮，夏星辰不得不眯起眼来，以至于连男人的五官她都还来不及看得太清楚。

脑海里，唯有他凛然震慑的气场、卓尔不群的气质，抬腿迈步的冷傲和尊贵几乎让人挪不开眼。那个她觉得世间不会存在的矜贵男人真实地出现了，就站在她的面前。

男人颀长的阴影将夏星辰严严实实地笼罩住，第一次，她觉得身高一米六五的自己竟然如此矮小，需要努力梗着脖子仰视他。

“夏星辰？”他高高地俯视她，念出她的名字，语气凉薄。

就是这个声音！曾经在梦里出现过的。

夏星辰心神一荡，心里一下子就像是打翻了五味瓶一样，各种滋味都有。

她咬咬牙，踮起脚，扬手——

啪！清脆的一声乍然响起。猝不及防之下，男人的脸被打得偏到一边去。

一旁，所有人皆倒抽了一口凉气，用人们当下被吓得浑身直冒冷汗。天哪！这女人……知道自己出手打的是什么人吗？

再看总爵先生，那无可挑剔的俊颜上此刻阴沉得好似随时都会有暴风雨来袭，让人不寒而栗。男人身后跟着的人已经有人一步上前，凛然地架住了夏星辰的肩膀。

“你好大的胆子！”冷啡厉斥一声，走过去，目光从夏星辰身上重重掠过，小心翼翼地落到白夜擎面上：“阁下……”

白夜擎扬了下手，示意没事，神色却依旧是冰冷的，让人连呼吸都不敢太用力。

“你们放开我！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女人，算什么好汉！”夏星辰神色凛冽，用力挣扎。可是，架着她的两个男人都是彪形大汉，而且都是练过的，哪是她能挣脱的？

她看向男人：“让你的人放手！我还有账要好好和你算！”

天哪！这女人，到底搞不搞得清楚状况？居然敢以这种口气和总爵先生说话！众人皆大惊失色。

白夜擎狠盯她一眼，眼神森冷敏锐，像是要将她盯穿了一样。夏星辰心里微微发颤，是怕的，但面上一点都不敢表现出来，不想账还没开始算，就先灭了自己的威风。

再看面前这男人，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总觉得，他好像有些眼熟，不，是很眼熟。

“把她带进来！”男人的话打断了她的思绪。对方扔下这么一句，便僵着脸沉步往洋房内走去。那声音，沉得让夏星辰打了个寒战，下一瞬，便直接被人粗鲁地拖了进去。

偌大的书房内，所有随从都退了出去，唯有夏星辰和白夜擎两个人。他双手插在口袋里，站在椭圆形书架前，高高在上地睥睨她。他气场太过强大，不怒自威，夏星辰只觉得整个空间都压抑得让人连呼吸都很困难。

她吞咽了下，望着男人，久久发不出声音。

“不是有账要和我算，哑了？”率先开口的是他。

他一出声，夏星辰便忍不住想起自己这么多年因为他而莫名其妙受的委屈。鼻尖一酸，她往前一步，扬手又要扇他耳光。之前那巴掌是还五年前的，这巴掌是因为五年后他带走了夏大白！

可是，手才扬起，还来不及落下，手腕已经被男人蓦地扣住。他力气很大，星辰觉得手腕似要被他握碎了一样。

“松手！”她挣扎。但是，在男人面前，她的力气就像只蚂蚁一样，哪里挣得开？